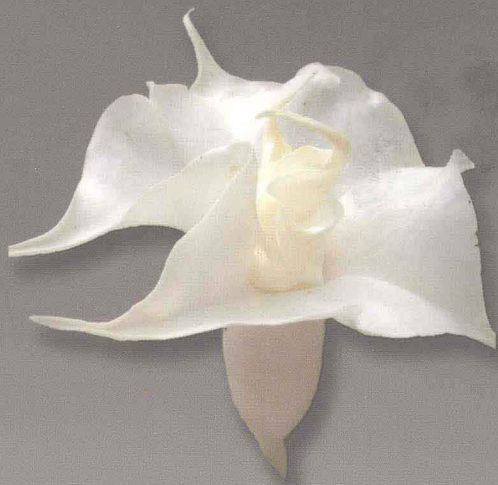


长篇小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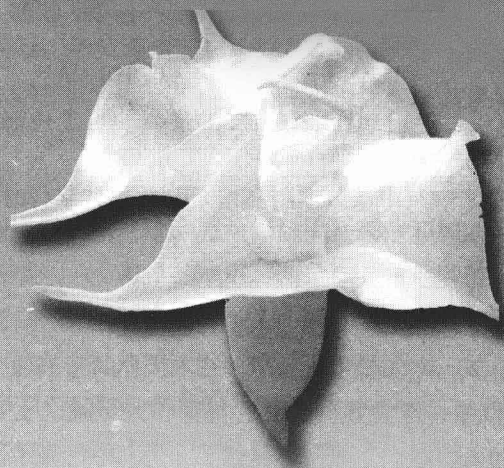


我如今要叙述的许多事情
虽然很难有人相信
但却是真实发生在我的生命进程中的往事
或现实，或梦境，或幻觉
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生活或印象

张俊彪 著

曼陀罗

 江苏人民出版社



我如今要叙述的许多事情
虽然很难有人相信
但却是真实发生在我的生命进程中的往事
或现实，或梦境，或幻觉
都是真实存在过的生活或印象

张俊彪 著

曼陀罗

MANJURVASTU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曼陀罗 / 张俊彪著. —南京: 江苏人民出版社,
2011. 12

ISBN 978 - 7 - 214 - 07866 - 7

I. ①曼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77822 号

书 名 曼陀罗

著 者 张俊彪

责任编辑 张惠玲 沈 亮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
<http://jsrmcbs.tmall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1 000 毫米×1 436 毫米 1/32

印 张 15.25

字 数 511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214 - 07866 - 7

定 价 36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天堂有路人迹稀
地狱无门魂挤碎

——古老箴言

C 目录 Contents

001 / 第一章

006 / 第二章

012 / 第三章

019 / 第四章

024 / 第五章

029 / 第六章

034 / 第七章

039 / 第八章

043 / 第九章

048 / 第十章

055 / 第十一章

060 / 第十二章

065 / 第十三章

069 / 第十四章
076 / 第十五章
080 / 第十六章
085 / 第十七章
092 / 第十八章
098 / 第十九章
105 / 第二十章
111 / 第二十一章
117 / 第二十二章
123 / 第二十三章
130 / 第二十四章
137 / 第二十五章
142 / 第二十六章
148 / 第二十七章
152 / 第二十八章
158 / 第二十九章
165 / 第三十章
170 / 第三十一章
175 / 第三十二章
182 / 第三十三章
187 / 第三十四章
195 / 第三十五章
202 / 第三十六章

210 / 第三十七章
220 / 第三十八章
226 / 第三十九章
231 / 第四十章
236 / 第四十一章
242 / 第四十二章
247 / 第四十三章
253 / 第四十四章
257 / 第四十五章
265 / 第四十六章
273 / 第四十七章
280 / 第四十八章
287 / 第四十九章
297 / 第五十章
302 / 第五十一章
307 / 第五十二章
313 / 第五十三章
318 / 第五十四章
324 / 第五十五章
329 / 第五十六章
335 / 第五十七章
340 / 第五十八章
347 / 第五十九章

352 / 第六十章
359 / 第六十一章
364 / 第六十二章
371 / 第六十三章
377 / 第六十四章
382 / 第六十五章
390 / 第六十六章
396 / 第六十七章
403 / 第六十八章
410 / 第六十九章
416 / 第七十章
423 / 第七十一章
428 / 第七十二章
434 / 第七十三章
438 / 第七十四章
443 / 第七十五章
448 / 第七十六章
453 / 第七十七章
457 / 第七十八章
461 / 第七十九章
467 / 第八十章
475 / 第八十一章

第一章

秋天的阵风吹过的时刻，黄叶和红叶仿佛一群一群的蝴蝶或丽鸟，飞过眼前，散落一地。

我坐在门前一株火红的枫树下，还有几棵叶子泛黄的菩提树，凝望着纷落的叶片，聆听着落叶归地时发出的生命叩击大地之门时激扬而起的细微天籁，心底里油然生出的是一种感谢造化之神奇的赞唱。于是，我的神凝心静，如同木雕石刻似的痴人，除了眼光偶然游移，由此物至达彼物，心灵和意识无边无际地波生烟飞，人的肉体几乎就是固化了的一尊木偶。菊花和各种不知名的秋花开了又谢，花雨纷飞，涂染出一川两岸的无尽色彩。蜜蜂和蝴蝶，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大鸟小雀，飞来了，然后又飞去。一股带着几丝凉意的秋风匆忙走过之后，落花在土壤里碰撞着生发出最后的颤栗声和吟叹声。

沿河两岸的川地里，生长着等待收割的谷子和玉米。黑豆偶然爆荚而歌，蹦跳着而出的是黑亮滚圆的豆粒，先是在透明的空气中旋转烜赫着，然后一头栽进黄色的泥土里，悄无声息地静默下来。远处的河水湛蓝而澄绿，静静地躺卧在开

阔而又狭长的川道里，随着沿岸的景物而变幻着七彩衣裙，宛如静在深闺之中的妙龄处女，恬静之下蕴藏着激荡。远处便是起伏延绵的山岭，落叶乔木零星地兀立在蜿蜒曲折的路径两旁，苍茫葱郁覆盖着峰岭的是那墨绿黛青的松树林和柏树林。山峰与天空相连接的分界线，如同潮起潮落过后的海岸线一样辽远而又神秘，闪烁着一道又长又远的白色光亮。天边这里那里走动零零散散的云朵，好像是从山林里迷失走出来的兽群，各种各样神态百异的动物栩栩如生，胜似野生动物园里的飞禽走兽。

我在多年前就为自己退休之后了却晚年而建造的这座庄园，背后是一弯山峰，圈椅似地环抱着庄园，山岭腹地里生长着密不透风的松柏林。半圆形的山峦环抱着的这片十亩见方的盆地，靠南连接川地的一面呈弓背外凸形状，天然形成一道七尺多高的塍壁，如同一圈齐塍塍的外墙，将这一片盆地托举在一个平台上，这庄园于是就是一个完整的椭圆形，本地庄稼人形象地叫它是龙蛋。庄园的外围栽植了丈多高的花椒树，数年疯长过后，形如一道围绕庄园的城墙，春夏两季枝叶茂密，风雨难透，更有花椒的白花红果分外别致，浓烈香味昼夜四溢扩散，弥漫双龙河上下十里之遥。每当到了秋后，特别是进入有雪的冬天，花椒树那坚硬而又交织的枝与刺，更像一道黑魑魑的铁丝网。紧挨着花椒树，是一圈核桃树，虽然树头刚刚高出花椒，尚未长成树墙，但过不了几年，必然又会茂密繁盛如一圈数丈高的树幕，春天柔黄，夏天葱绿，秋天铜红，冬天俨然铁杆铜枝，蓝天白云之间煞是一道天然的围栏。然后成片地栽种了梨树、杏树、桃树、枣树、李子树、柿子树……还有桑树和榆树，层层叠叠，郁郁葱葱，春季繁花似锦，夏季林深鸟稠，秋天硕果飘香，冬天也是苍天下黄土上的一抹绝妙景观。

房屋建在靠近川地的阳面，正面是一座三层木楼，顶层是书房，中层是居室，下层是客厅。两厢的房子是对称的青砖红瓦房，水曲柳门窗，水绿色的玻璃。大门如同一座木质的庙门，恰好与房屋的结构布局天然一体，风格一致。院子一亩见方，中间用青砖砌成镂空花墙，围出一片半亩开外的花圃，栽种了本地能够生长的花卉，春有迎春的山桃，夏有牡丹和月季，秋有菊花和牵牛，冬有翠竹和红梅。花圃里选用双龙河的鹅卵石铺出幽径，整个花圃呈一幅道家的阴阳图，当中竖起一张大理石圆桌，四方各有一只大理石鼓形凳。房前屋后，环绕屹立着竹林、石榴、梧桐、银杏、青杉、白桦、垂柳和钻天杨，还有几株凤凰树和菩提树。大门外面立了一对比人还高的青石麒麟，两侧方形的花池里，盛生着多

种兰花。

我如今是远离喧嚣闹市的一位年逾花甲的休闲之人。在没有大风大雨的日子里，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喜欢坐在大门外的枫树或菩提树下，这里常年安放着藤椅和石桌，静观天下世态人事，物种生灭。眼前百步之外，双龙河从一座青峰的两翼分流而出，在山脚下川道开阔处交汇融合，沿一马平川奔流远逝而去。从源头分开双龙河的青峰，松柏掩映着一座座青砖红瓦拔地而起的佛殿圣堂。河水交汇处的山脚下，一座高耸在松柏之间的石砌大门，有石刻的三个大字：慧照寺。这寺庙的大门，是仿照古色古香的石碑坊建造而成，下面奠基的是花岗石，上面筑门的一律是大理石，宏伟庄严而又肃穆神圣。慧照寺始建于中国的北魏时期，由于历史沿革和王朝更替，宗教信仰的兴衰变化，逐渐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盛况。但在几次大的战火焚毁之后，最终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被一夜灭迹，只剩漫山遍岭的残砖断瓦，还有半面藏匿于荒草之下的明朝皇帝的石刻铭文。“文化大革命”终结之后的一天，一名幸存下来的枯老僧人，法号智能，在两名弟子的陪伴下蹒跚踏荒而来，开始重建寺庙。30多年过后，智能已经年近百岁，须发飘然如同松柏枝头抖擞的白雾，而这慧照寺也就奇迹般地重现了。从山脚的寺庙大门，殿堂庙宇一座一座地直修到峰顶的八卦台，于是，太上老君李耳，圣人孔丘，佛祖释迦牟尼，三教合一的寺庙重又恢复了当年那香火鼎盛的景象，鸡鸣闻经歌，日暮听钟鼓，香客信徒也就如同双龙河一样川流不息了。

慧照寺地处秦岭西部，陇山之南，属黄河上游，但这里却是四季分明，夏不酷热，冬不严寒，终年川道里沿河上下，地气蒸腾荏苒，宛如仙气缭绕，适宜万物生息造化。这里是中华民族起源和繁衍之地，伏羲皇帝生于斯长于斯，女娲在此去不远的西南方向炼石补天，轩辕黄帝在东北300里的崆峒山，先后三次登临山巅向广成子和赤松子两位仙人求道，讨教布衣草鞋治理天下的真理。这里西去两三里，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文化古迹麦积山；东向不过五里，是汉朝修建的仙人岩石窟三教圣地；正东十余里，又有魏晋时期构筑的石门宗教文化艺术群落。慧照寺的八卦台，是一座高耸云天的三层塔式砖木建筑，塔殿里雕塑供奉着人类始祖无极金母，围绕无极金母莲花宝座周围的是伏羲、神农和轩辕，殿左依次排列着老子和庄子，殿右依次分列着孔子和孟子。无极金母的塑像源自《无极莲花咒》一书开篇一幅无极金母的圣像图，大慈大悲，和谐圣洁，令人顿生无限敬仰之情怀。释迦牟尼数丈高的巨型雕像供奉在半山的大雄宝殿里，并列供奉的还有

三世佛的大型塑像，大殿两侧依次供奉着观音、文殊、普贤三位菩萨，还有十八罗汉的塑像。满山遍岭星罗棋布的大小庙堂里，分别供奉着鸿钧老祖、天地上圣、玉皇大帝、极钧珍佛、极钧明佛、灵山佛尊、先天上帝、天元古佛、燃灯道祖、中会龙华、云会龙华、玄天上帝、九皇上帝、斗姥元君、太阳星君、太阴星君、上元天官、中元大帝、下元水官、文昌帝君、普化天尊、黄龙真人、地藏菩萨、幽冥教主、正阳帝君、吕祖仙师、达摩初祖、王灵官和韦驮护法神尊。慧照寺是我见过的寺庙中气势最为宏大磅礴，仙圣佛最为和谐相融，庙堂殿阁最为雄伟肃穆的一处仙圣佛聚会的人间仙境。

我凝目注视着飘落脚边的一朵黄花，几片红叶，难以抑制心中对往事的回眸和追忆。时光穿梭，过往的人，烟逝的事，这是现实世界恩赐我的永久的存在与记忆。还有那些梦，完整的梦，零散的梦，而且更多的是魂游地狱的一桩桩见闻，一幕幕影像，穷其数十年或者是将近一生一世的梦境，它们理所当然地构筑了我的完整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，是我这番轮转尘世的人生必然构筑。还有那些许许多多无法解说的真实事件，任何学科至今也说不明，任何智慧至此也道不清，权且当做幻觉来求存，而且这丰富又实在的幻觉世界，既丰富了我的人生，也提升了我的境界，更是无法缺失或割舍地镶入了我的生命的整体过程。现实，梦境，幻觉，这就是我的生命过程中的有机构建和完整融合。我想，真实的东西，就是至善至美的文学和艺术。

我如今要讲述的许多事情，虽然很难有人相信，但却是真实发生在我的生命进程中的往事，或现实，或梦境，或幻觉，都是真正存在过的生活或印象。存在的，既是合理的，也是真实的，不在乎你的相信与否，因为它真实地发生过了。其实在人类存活的这颗星球上，过去和今天，存在过多少生命和物种，发生过多少事情和变幻，将来又将如何运行与进化，你知道的或者懂得的仅占多少，而未知的或者永远难知的又占多少，只要你这样去想，或者你明白了这些既浅显而又铁定的道理，今天我说了这些故事，明天有人也讲了别样的演绎，你即便无法亲历，无法经见，无法想象，相信你依旧会以一颗虔诚的心来聆听，然后再去试着回味与省悟，那其中必有无穷无尽的智慧之光和心灵之霖。

此时此际，我要讲述的往事，是我从军第二年秋冬之交发生的事情。它的神奇和怪异，除了但丁《神曲》中的场景和情境，至今既无人讲述，也没有文学或艺术曾经详尽描绘。那一年我 18 岁生日刚过，更确切地说，农历的九月过后，

我才真正地能够走进成年人的行列。就在我的青春尚未萌出嫩芽的那一天，我被停放在一个冰冷的太平间的木床上，肉体被一条白色的布单覆盖起来，一个医生宣布了我的死亡……

第二章

虽然是秋末冬初，但汉江流域的气温依然和暖，两岸的奇峰峻岭披挂着七彩盛装，草木在阵风吹拂中浮荡着变幻的色彩，绿色中翻卷着红色和黄色的火焰，炬赫着生命的光耀。秋花烂漫，野菊花五颜六色，这里一丛，那里一簇，分外妖娆。雄鹰在苍天下的峰尖盘旋，许多时刻好像是静止在碧空一动不动，在中天的阳光照耀中宛如棕红色的十字架，富于象征和诗意。断壁险崖在阳光下泛射出耀眼的白光，崖畔石缝中生长的松柏造型奇巧，岩石丛中斜着横空伸展的枫树红叶灿烂，风中像是一树摇动的金币铜钱。江水在阳光下颜色变化多端，平静的水面是蓝绿色，多浪的江面是雪白色，山峰遮挡掩映之下的流水是黛青色，浓重如油，似乎不流不淌。天地一片宁谧，峰岭肃穆，江水无声，四野静悄悄。

在这如诗如画的河川山水间，沿江岸蜿蜒盘绕着一条沙石公路，不时有运载钢材、水泥和砖石的车辆轰鸣而过，扬起一路白色泥尘，像是拖着一道长尾巴的扫帚星。这是 20 世纪 70 年代的开初时期，中国和苏联在政治与军事上出现尖锐对立，中苏边界的珍宝岛发生过不大不小的军事冲突，两个国家都在军事备战。

我从军的部队是工程兵，在汉江流域的崇山峻岭间开辟后方战场，修公路，挖山洞，筑铁路，盖厂房，在这偌大的一片山岭间修建百多工厂，准备研造中国的军用飞机。在日夜紧张的施工过程中，部队奉命实行长途野营实战演练，时刻准备着进入炮火硝烟的战场。正是这一天，部队经过长途行军，进入两岸峰岭夹汉江迤迤逆流而进的山地，四路纵队分列公路两旁，沿途左右两队犹如双蛇滑游移动，大军一字长蛇十余里，气势磅礴。

太阳当顶，影子踩在脚下，士兵挥汗武装行军。这时候，只见一辆毛驴拉的木板车高垒红砖，有一个十多岁的男孩，一手拉着驴缰，一手举着鞭子，牵驴走在前面；驾车拉套的是一个中年农人，阳光在他那冒汗的秃脑袋上闪晃着，他一面奋力拉车，一面大声吆喝着毛驴；这辆驴车沿着队伍当中的漫坡缓慢地行驶过来。突然，汽车喇叭声尖锐刺耳地鸣响着，山间回音不绝，但是道路原本狭窄，四路行军的队列分占两侧，驴车夹裹在当中难以避让，而汽车如同脱缰野马风驰而来。牵驴的小孩危在眉睫。我飞身闪过疯狂的车头，猛力将小孩推向路边，也就在这一瞬间，我无痛无痒，无声无息，失去意识，也失去知觉。自从这一刻，神奇的事情悄然降临我的身畔……

“是他吗？”

“好像是。”

“我们这一次会不会弄错人？”

“上回是出了错，这回应该不会。”

“既然没错，那就立即带着他的灵魂，赶快离开这里。”

“好吧，让我把他的灵魂从肉体里唤起来。”

我什么也看不见，只是隐隐约约听见我的头顶上方有两个声音在对话。接下来，听到一声一声紧切地呼叫着一个我并不熟悉的名字，可是任凭那个声音如何急躁地呼喊，却始终听不到有人回应。于是，刚才的两个声音又在我的上方开始交谈。

“我们上回抓错了灵魂，犯了过失罪。这回如果再出了错，就会受到重罚了。”

“刚才我那个开汽车的人使了迷魂法力，他错把油门当成刹车拼命地踩，才把这个我们要抓的人给抛起摔在路边了。不然，我们如何将一个生命力正值旺盛的人那灵魂带走呢？”

“可是，我好像看见刚才现场还有人，那个挥鞭子的小人呢？他怎么就不见了？”

“是呀，一阵混乱，那赶驴车的小人去了哪里？”

“我看见了，他们趁这里乱成一团，已经跑出去很远了。这可怎么办？”

“不管那么多了，我们必须尽快离开这里，前面那几个军官朝这里跑过来了。如果延误，我们连这个人的灵魂也带不走了。”

“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，只能如此，先带着他的灵魂上去交差吧！”

“这阵儿，他的阳气又回到身体了，很快就会苏醒，灵魂召唤不出来如何是好？”

“快点儿，你用缚魂索将他的灵魂牵出来。”

空中的声音刚落，我感觉到自己轻飘飘地被什么东西拽拉着升浮起来，而且眼睛清楚地看到现场的一幕：道路两旁的士兵原地站立待命，但都在交头接耳，议论说着什么；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公路当中，车上满载着螺纹钢，那钢筋长出车厢好几尺，有几根还拖在路面上；部队的政治部主任带着几个参谋干事跑步过来，大汗淋漓，气喘吁吁；有几个军官站在车前，拦住汽车；离车头十几米远的沙石路上，躺着一个士兵，军帽和水壶散落一旁，军装粘满泥沙，僵死一般纹丝不动，但浑身上下没有一处血迹。

“报告首长，营部测绘员东方慧被这个野蛮的家伙撞死了！”

“仔细验看，还有没有救？”

“我们几个人一起反复查看过，鼻孔一点儿气息都没有了，而且身体已经开始变冷了。”

“发生这么严重的事故，你们是怎么搞的？我已经命令通信兵骑摩托车去前队报告团长和政委了，过一会儿部队首长乘吉普车赶回来，看你们怎么交待？！”

几个军官和政治部主任围着站在东方慧的身边，政治部主任还弯下腰，用手先在东方慧的鼻孔处试了一下，又摸了一下他开始变得冰冷的手，摇着头站了起来。

军官们离开东方慧，怒气冲天地冲过来，呼啦一下包抄了车头，将早已吓瘫的司机围在驾驶室里。那司机留着分头，脸色灰黑，头歪着双手趴在方向盘上，又瘦又长的脸上一对眼睛泛着失魂落魄的死光，一绺长发被汗水粘贴在额头，有气无力，一副任凭处置的木呆样子。

我浮动在汽车的上方，仿佛观看着一桩与自己没有什么关系和利害的突发事件。一个军官指着左侧车轮上的钢板，留下头盔大小的一个圆坑，怒不可遏地向政治部主任告司机的状。

“首长，你来看，东方慧的脑壳在汽车上撞出多大的一个坑，别说人是血肉之身，就是石头木头也碎了裂了，哪能不死？”

“首长，这个家伙车速太快，当时跟疯子一样飞车过来，当下就把咱们的士兵撞出了那么远，一定不能轻饶他！”

“首长，有战士亲眼看见，是他开的车风一样过来，保险杠把东方慧撞得飞起来，然后扑在车头左边，头撞在车轮的钢板上，又被撞得弹起一人多高，在空中抛出好远，落地后一直翻滚了很远，停在那里就不动了……”

政治部主任看过车轮上方钢板上的圆坑，又远看了一眼躺着路面的战士，耳听着众军官七嘴八舌的诉说，突然怒火中烧，太阳穴暴起，猛地拔出手枪，一下站上驾驶室的脚踏板，从敞开的窗口伸进一只左手，抓住司机的衣领将他的脑袋揪得歪出来，右手的小枪顶在他头顶上，大发雷霆。

“妈的！你这狗特务，苏联的狗特务！胆敢撞死老子的战士，破坏毛主席命令的野营拉练，罪大恶极！老子一枪崩了你！……”

这时候，部队的前面出现了一辆绿色吉普车，箭一样穿行在队伍当中的弯曲道路上，阳光在车身上反射出刺眼的光芒，好像一道光跳跃着飞闪而来。

“政委来了！那是政委的吉普车。”

在军官的喊声中，通信兵骑着军绿色的摩托车最先冲到了肇事汽车前，向政治部主任报告说：“团长带领先头部队，已经走出太远了，离这里几十公里，而且徒步进入深山林地，返回来可能要到黄昏了。”

此时此刻，我看得呆了，不知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似乎只是清晰有人被汽车撞死了，但心里好像什么感觉都没有，觉得十分奇怪。我希望看到政委，因为很长时间没有见到政委了，而且我和政委熟悉，他特别关心我，曾经多次了解我的情况，嘱咐教导员注意培养我，过一两年就可以考虑提拔我在部队担任书记官。教导员私下里告诫我，不要辜负政委对我的期望，平时加强学习，积极训练，吃苦施工，努力进步，争取早日提升军官。吉普车很近了，我很想看见有恩于我的政委。可是，我被看不见的力量牵引着，风一样轻飘飘地向天空浮升着，离地面愈来愈高。